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iguo
Wangj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工/6-51
1:15-

71544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孙柏昌 译 白凤森 校

百花文艺出版社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孙柏昌译 白凤森校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43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411-3/I·2153

定价:10.80元

内 容 提 要

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散文像她的诗歌一样，是一座充满温情的精神家园，洋溢着一种对美对理想虔诚执著的追求。

本书选译的38篇散文，集中展示了米斯特拉尔对祖国、对拉丁美洲炽热的爱，鲜明地表现了她独特的艺术韵味。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疲累的时候，不妨走进米斯特拉尔的世界里，稍事休息。你会获得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

目 录

智利与石头·····	(1)
少赞美点兀鹰，多赞美些美洲鹿·····	(4)
可以听见的小型智利地图·····	(7)
关于智利杨树林的短笺·····	(13)
关于安第斯山毛丝鼠的短笺·····	(17)
关于智利“科比韦”的短笺·····	(24)
关于攀登安第斯山运动的短笺·····	(30)
一个美洲神话：智利的“卡莱乌切”号·····	(36)
智利的乡村·····	(41)
“四个乡下人”的音乐·····	(48)
阿劳科人的音乐·····	(56)
科金博——一个不幸的省·····	(69)
智利素描·····	(77)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继续讲述智利·····	(93)
解放伟业和秘鲁与智利友谊的象征——奥希金斯···	(106)
一篇地震报道：守夜人吉列尔莫·迪亚斯·····	(110)
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剪影·····	(113)

萨米恩托在阿空加瓜·····	(119)
南极圈和麦哲伦海峡的人·····	(129)
致墨西哥妇女·····	(137)
墨西哥印第安妇女的身姿·····	(140)
走了一位牧师·····	(143)
当你母亲逝世时·····	(146)
母亲的回忆·····	(148)
母亲之歌·····	(153)
歌声·····	(156)
时光的流逝·····	(158)
一扇殖民地时期的大门·····	(160)
乌鲁瓦潘的加拉巴木果壳碗·····	(162)
卡卡瓦米尔帕岩洞·····	(166)
关于巴勃罗·聂鲁达的短筒·····	(172)
华金·爱德华兹·贝略·····	(178)
致胡利奥·巴雷内切亚的短笺·····	(184)
就几幅“花”的画致伊内斯·普约的短信·····	(192)
关于冈萨雷斯·贝拉的一些事·····	(196)
致切拉·雷耶斯的信·····	(199)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	(202)
致玛蒂尔德·拉德隆·德格瓦拉的信·····	(208)
走进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世界····· 孙柏昌	(212)

智利与石头

智利人不能把自己祖国的历史诉说成田园诗。她更多的时候是英雄史诗，或者，用军人的话来说，是急行军。

或许，这种生活的直接象征便是安第斯山脉的石头。当我第一次得知，还有着林木苍郁的安第斯山和绿茵萋迷的山峦时，我便惶惑了。因为，我的安第斯山，我在那儿长大的安第斯山，总是光秃秃的含着敌意，除了它那闪着紫色或赭赤的岩石，和它那迸闪着白光的峰顶，再也没有什么色彩了。

说到“安第斯山”，厄瓜多尔人称作“大林莽”，哥伦比亚人也一样。我们在说到“山脉”时，指的是一种固执而又生硬的物质；但，我们是饱含着子女的意味去说的，因为，安第斯山对于我们是一个家中的成员，是最初的母系族长。在地图册里，我们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岩石。小丘和山冈充满了童年的记忆；我们那些风景画家的画，布满了我们生活在其下的泛着蓝色的白色磷光的岩石。我们那通常身躯肥胖的男子汉，好像是静卧的海礁或山岩，而我们的死者也像那回归山峦的石板一样睡去。

谈到石头的语言总是满含贬意，而我，她的女儿，却

要描绘出她作为印第安—西班牙人慈母般的容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库斯科和尤卡坦，它建立了一切。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它又挺身而出，撑起了至今依然显示着一种非常庄严的生活方式的教堂、政府大厦和那宽敞的住宅。石头就是南美高原，就是说，是气候、阳光和景观的主宰；她馈赠了最有益健康的地方，没有危害呼吸和皮肤的泥塘和沼泽。

在被抛弃了四个多世纪以后，这种建筑者现今又在纽约和里约热内卢大行其道的叫作人生石的东西中，卷土重来了；虽然她已遍体鳞伤，她又在地平线上恢复着那苍鹰般雄踞空中、虎视一切的巨大权力和耀眼的光辉。

石头构成了智利民族的脊梁；是她，而不是绿草地，支撑着我们的双脚。她组成山脉和山地，从安第斯山伸向大海，为我们创造出一连串的谷地；她温顺地自高而下，走向沿海山脉，在坎帕纳里奥和图蓬加托，游戏般地筑起高峰峻岭之后，便是丘陵。她似乎就这样跟着我们，追着我们，一直抵达南端，一直伸展到火地岛，那儿是安第斯山脉的尽头。

然而，有人会说，生命不能在岩石上开花，而只适宜于肥沃的松土。那末，离开岩石，我们到哪儿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呢？

答案就在这里。人们都记得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和辉煌的修道院，它们的围墙是清一色的石头，是一旦走近便一无所期的顽石。但大门一开，便出现一座花园，一座公园，一片大葡萄园和别的绿色空地。

智利也同样令人惊讶。穿过崇山峻岭中“道路”来到

智利，走下山峦会突然看到任何人所不曾料及的一大片果园；或者从北方进入智利，越过荒无人烟的盐滩，展现在眼前的是科皮亚波、瓦斯科和艾尔基谷地，那儿生长着枝蔓卷曲的葡萄或泛着白色的无花果林；或者沿麦哲伦海峡进入，一个绿色的王国尽收眼底，牧场荡漾着无垠的绿浪。带着这种绿色美景的强烈诱惑继续前进到国家中部，终于会在那里看到中部平原的整片农田；它静卧在那里，既展示着美丽风光又奉献着丰饶的物产。这片地区是我们对入侵的石头之报复。它是一片温柔之乡，在长时间注视山峦之后，足以令人赏心悦目……

被许多人称作“石匣”的这个国家，如同阿拉伯寓言中的百宝箱一样，隐藏着许许多多珍宝。因此，要给智利分类是极其困难的。这里有那么多从巨大山体冲积而下的松软的坡地，中部省份遍布着那么多烂熳的鲜花。智利南方又覆盖着那么宽阔轻柔的果林带。因此，简单化的分类学家往往陷于窘境：石头突然向东退避三舍，北部沙漠犹如一种视觉幻境了无色彩；而以聚居水獭和企鹅而著名的寒冷的智利，也如水月镜花般在来访者面前化为乌有。类似于地中海诗人所歌颂的太阳，照耀着谷地，育化着宜人的风光和习俗。世世代代的园农娴熟地耕耘，因为智利人从起源时起已有着四千多年的巴斯克、阿拉伯、西班牙的农业智慧。

少赞美点兀鹰，多赞美些美洲鹿

，我们智利人一直把我们国徽上的兀鹰和美洲鹿，作为一种罕见的表现象征，它代表着两种精神风貌：暴力与宽容。就是因为这种双重性，从这种象征中产生的标准便很怪了。它相当于某些神谱上的太阳与月亮，或者大地与海洋的情况，亦即相当于两种相互对立的成分，两者都具有的长处；组成一个在精神方面难以解开的命题。

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高谈阔论的讲演中，人们一直大谈鹰的意义，而对它在国徽上的伙伴——可怜的在地球上几乎已没有踪迹的美洲鹿，却很少提及。

坦白地说，我对兀鹰并不太喜爱，说到底，它只是一只漂亮的兀鹫而已。不过，我曾看见过它在安第斯山上飞翔时的英姿，但一想起它那伟大的飞翔不过是为了峡谷里的一块腐肉，我的激情便顿时消失了。我们女人就是这样，比人们所想象的更注重现实主义……

小学老师对他的学生们讲解道：“兀鹰意味着一个强大种族的统治；显示出一种强者理所当然的骄傲。它的飞翔是大地上诸多最吉祥事物之一种。”

制作徽记已把猛禽用得滥而又滥，战争中有那么多雄

鹰，那么多苍鹰，由于过多的重复，对它那钩状的喙和钢铁般利爪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

我却宁愿喜爱马鹿，它甚至连犄角般的角也没有；宁愿喜爱老师没有讲过的美洲鹿，我大致要这样告诉孩子们：美洲鹿是一种敏感而小巧的动物，和羚羊有着亲缘关系，这就意味着与“完美”二字有着亲缘关系。它的力量在于机敏，灵敏的听觉，全神贯注的水灵灵的目光，敏锐的嗅觉，总之，机敏的感觉还是它的防身武器。它如同马鹿一样，常常是不经过搏斗，凭着智慧就能逃脱。智慧已成为它的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它嘴巴尖细，不停地抖动，它的目光因环视周围树林而呈现绿色，脖子上的花斑特别漂亮，两肋因呼吸而上下起伏，蹄角坚硬，闪烁着银色的光泽。它简直就像一幅花朵斑斓的装饰图案，看到它，人们就忘记了什么是动物。它生活在草木丛中的绿色光波里，它那箭簇般的行动也有点像光一样迅捷。

鹿意味着一个种族的敏感：灵敏的感觉，机警的智慧，优美的体态。这一切便是维护精神的武器，是无形的、但却有效的堤坝。

兀鹰必须完全离开山谷，在高空飞翔才显得美；而美洲鹿只要俯下脖子去喝水，或者昂起颈项警惕着响动，就十分优美。

在兀鹰那种把喙啄在马背上的直接防卫与美洲鹿那种在百步之遥就能嗅出敌人从而迅速逃脱的间接防卫之间，我更喜欢间接防卫。用警惕的眼睛在草丛后面观察胜过瞪着血红的眼睛只从上方俯视。

如果这种象征仅仅归结在鹿身上，那么就太像女性的

象征了，也太片面了，不能表现一个民族。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鹿或许也只是我们精神的第一个方面，像是我们的自然的脉搏，而鹰或许像是急促的心跳。在美好的日子里，美洲鹿平静安详，面孔、语言和思想都那么温和；而兀鹰，却只是一味地在非常危险的峭壁上飞翔。

另一方面，力量的象征还是不包含夸大的意思为好。我在赞美国徽中的鹿时，便想起了希腊的桂树，长着既柔软又坚硬的叶子的希腊桂树。曾经是徽记学大师的那些人选作象征的那种树叶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言行中，我们对鹰夸耀得太多了。而我却主张我们现在应该赞美一下其它的东西，这些东西同样为我们所有，我们却一直未曾看重。最好把本来就很多的热情好客的举动，把充满被遗忘的篇章的兄弟般的举动，写入智利的历史。厚鹰薄鹿的做法，很可能已给我们造成许多伤害。要让一种做法超过另一种做法需要时间，不过，这件事会一点点办到的。

有些民族英雄属于我们似可称为的兀鹰目；同样，美洲鹿也有它自己那一类民族英雄，是该大力赞美这类人的时代了。

关于美洲鹿，动物学老师在上课结束时总是说：那是一种业已消失的马鹿。

这种机灵的动物在这一地理区域内消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羚羊目动物确实在智利人中存在过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可以听见的小型智利地图

我们忽然想到，电台也许能播出它，那不是别的，是一篇关于一个国家的“可以听见的地图”的散文。人们已经制做出可以观察的地图，也制做出可以触摸的地图，就是有着凸起部分的地图；可能还没有能把一块土地变成“可以听见的”有声响的地图。

这种东西就会有的，而且也不会太久了；它将把一个地区的喧响和嘈杂收集起来，将把“电台”的触觉天使般地伸向巴西和中国的大气层，不用触摸土地、山峦和城市的外表，把一个正在劳动、受苦和战斗的民族的声音复制品和发出交响乐般的实体奉献给我们，这个实体像面具一样逼真，触摸不到却是实实在在的。

要做到这一点就像要做到其它事情一样，走遍和捕捉我们这个国家是太困难了。这只八音盒太长了。应该像鹿那样去谛听：不仅要张开耳朵，而且要把它伸直成听筒。

此刻，在那儿，我们生活的一天开始了。几近黎明。在北方（那里是硝石矿的原野——长着含有铜、金和银的外壳）斧头、十字镐和铁铲叮咣作响，汇成一股节奏鲜明的喧

闹；在无数次的奋力敲击下，叫做盐碱荒漠的地方剥去了外壳或者开裂了胸膛。在安静的间歇里，可以听见机器在捣碎那种称为“硝石矿”的野生财富；到处是石块和盐，矿渣和灰尘。

盐碱荒漠揉和并最终铸成了智利人，使他身材伟岸，健壮有力，像美国人一样肌肉发达。智利人诞生于与硝岩硬壳的抗争，诞生于那与大海相依相伴的生活。当人们想要描述我们国家的人时，小说家和诗人无言以告，只有水手和矿工才能说清，他们就是这样描述他们那两个天然熔炉的。

往下，是阿塔卡和科金博，那里开始有了生物。在那儿，挖掘和粉碎的劳作依然是那样清晰与执著；不过打碎的是宝贵的东西：那是我们地质中的血液；是铜，是银；它曾一度非常丰富，如今业已变得稀薄少见。金子不是山中开采出来的；在有点神奇色彩的安达科略山中，以芥末粒或米粒的形式，散布在小溪的水流里；这些发源于一座土著人神庙脚下的神奇的小溪，从前抚养了一群一群的当地人，他们不愿对这些溪水横施暴力，免得它们干涸断流；今天，溪水使 7000 人在这里每日操劳，供给他们衣食所需。

细长的耳朵听得见人的喘息声，用镐头的巨响描绘出来的喘息声。看不见人，也不需要看见；他有着宽阔的胸脯，因呼吸急促而生成的宽阔胸脯；长着开山凿石者的脸庞；当他甩掉了屈辱和消沉挺起身来时，便是一个以本来的步履走路的人：他像整个土地的主人一样前进着，仿佛是用那沉重有力的脚跟把每一步都嵌进大地里。

现在，我们把如同离弦之箭的耳朵伸向南方。首先，便

听到了港口的欢乐之声，这欢乐之声来自太平洋的最大港口，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文雅的西班牙语名字，叫瓦尔帕莱索。意思是“天堂里的谷地”。如果我们从旧金山开始航行，我们就会痛心地看着，热带海岸没有一座标准的港口或海水的守护神；可一到了这里，我们立刻会高呼：“赞美上帝！”瓦尔帕莱索仅次于旧金山。瓦尔帕莱索满足了整个南美洲海岸的需要。

船只在港湾里进进出出，那港湾本来因多风而颇具危险，但智利人以执著的精神迫使它变成了码头。防波堤上和海水中沸腾着一群生气勃勃的人，就像马赛人或卡塔卢尼亚人那样。无数从事海洋运输的人来来往往，用英语和西班牙语高声发出水手们那俏皮的感叹。瓦尔帕莱索在忙着自己的事。它的事就是每年吞吐两万艘船只。运出的是这个地区新颖精美的工业品，由它分别发送到整个热带地区；运进的是食糖、热带大米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机器，不久之后，这些机器就会在内地由我们自己制造了。

这片海域应该用“太平洋”的反义词来称呼，是一片暴躁而任性的海洋，它用碘和盐刺激并鼓动着成群结队的装卸工、水手和渔夫。它是一片不可思议的海水，既桀傲不驯，又富于人情味；既不像厄瓜多尔那沸腾的肉汤，也不像南极圈那死气沉沉的板块。首屈一指的瓦尔帕莱索海湾呀！它出现在英国人和挪威人的小说和诗歌中。凡是航行过的人，都了解它，熟悉它，一旦说到他们经过的海洋时，也总是讲述着它。

此刻，耳朵离开海岸，因为耳朵也像目光一样，喜欢

换换胃口，喜欢不断走动，而不愿停在一处。

我们来到内地，来到确切名字叫作中央平原的地区，那可是智利的植物天堂。罗达诺谷地比较短，波谷地也一样；从形状狭长和泥土的肥沃来看，尼罗河谷地与它相似。

温柔而甜蜜的空气流动着，只有些许微风。田园气息沉浸在谷地那深深的箱笼里。从荒漠到这里，声响已完全变了样子。在这潮湿多浆的土地上，在只有微风的空气中，声音也变得温和了，柔软了。波涛滚滚的大海和起伏迭宕的山峦，业已遥远了。这就是属于谷神的气候，安定，平稳：是大地内腹或女人子宫里的气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存意味着激烈而污秽的抗争，与巉岩或沼泽进行抗争；在这儿，生存则堪称满足、惬意和安定，这才是作为上帝之子的人的天然归宿呢。

葡萄园和花果林“瓜分”了那条温和的地上走廊；那是一条长长的绿色飘带，了无干旱，各种农作物自享其乐。那儿灌溉充足，是我们用舒缓有效的水渠巧夺天工引来的水供给的。那些方方正正漂亮的农场，那些用高超农艺管理的地块，属于桃树、苹果树和葡萄，再往下，则属于那广袤无涯的绒毯般的麦田。多彩而芬芳的省份，是果园，谷仓。即使是拉丁人在地中海家园上种植的葡萄园和苹果园，也不能胜过智利中央平原。

这儿和那儿，依然穿行着罗马—西班牙老式犁，发出了像人的呻唤般嘎吱声，但最常见的是闪光快捷的农业机械，它们发出蝗群般的嘎嘎声，或者发出铜管乐器细微的叮咛声，在田野两侧闪闪发光。

这种乡村的空气里，比我们前面所说的其它地方，飘

荡着更多的歌。在歌与欢笑声中，女人们刈除杂草，修剪树枝，采摘葡萄。在阿空加瓜或奇廉日常打谷节的说笑声中，在科金博采摘葡萄季节的喧闹里，涌动着女人和孩子的呼叫声和说话声。耳朵会告诉你，在这儿，“男人”和“女人”的嗓音确实像两个大陆、两种秩序一样迥然不同。男人像发射石子的投石手那样爽朗地大喊大叫；女人不管是唱歌还是说话，都像鹤鹑或斑鸠一样唧唧咕咕，嘟嘟啾啾。这种南美洲的说话方式，是这方土地最甜蜜的说话方式，是人类之子所发出的最温柔的声调。

现在，我们就要结束旅行了。巴塔哥尼亚高原可能离得很遥远，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地区和旅行的终点，也应说一说它。

在这广阔无垠的南方高原上，如果能听到什么，那便是在小海峡里涌叠、在巨大海峡里冲撞的凶猛的海浪。在几乎杳无人迹的内地，则有着荒草无边的宁静，厚重的沉睡着的草地的宁静，这种宁静很像鼓声在最边缘的大海里所造成的麻木状态。时而，传来牧人轰赶牲畜高高低低的吆喝，夹杂着两三声嘶哑而高亢的喊叫。

在恶劣的季节，巴塔哥尼亚高原的风比西蒙风和北风还要凶恶。就是它对那一望无际的草原表现自己那绝望的亲热，像野牛奔突狂跑那样，把尽心效力的忧伤的草场破坏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但终于恢复了上好草场的那一份静谧，数不清的绵羊在那儿啃草，对着它们的母亲和它们通常的栖身之地——绿色的大地咩咩叫着。羊群睡在这白色或绿色的原野上；凡是享受了几年这种迷人气氛的人，